



笔走偏锋>>>

# 鞋子抛过围墙去

□吕保军

少年时顽劣，相约与小伙伴柱子去偷瓜。瓜园被高高的土墙围着，我们试了几次，都无法爬上去。当柱子蹲下身子，要我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的时候，我连连摇头说不干。我心里打怵：那么高的围墙，即便爬上去，往墙里面跳时不摔断腿才怪！柱子二话没说，一把脱下我的鞋子，顺手抛过围墙去了。气愤的我刚要与他厮打，却见他微微一笑，脱下自己的鞋子也抛过了围墙。我顿时愣住了，不知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柱子凶巴巴地发狠道：“还愣着干啥？想要鞋子就赶快爬墙啊！”鞋子在墙那边的瓜园里，光着一只脚回家肯定是要挨揍的。我只好一咬牙踩着柱子的肩膀，爬上了高高的围墙，回身又把柱子拉上来。我俩蹲在墙头上，眼一闭悄声喊：跳！相继跳进了瓜园。

等摸到鞋子穿上，柱子嘻嘻一笑，说：“不能白进来一趟，捎几个瓜出去才划算！”我们脱下裤子在裤腿处结了个结，摘了两三个瓜装进去，挎在脖子上，又顺利地跃出了围墙。

出来后，大口嚼着香甜的瓜，柱子说：“这回明白我为啥要把鞋子抛过去了？先断了咱们的后路，想不进园子都不行了。”想想也是，假如不是他使这个法子，还真的吃不上这么香甜的瓜哩。

没想到十几年后，又一次用上这招的人，是我老婆。我家住顶楼，卫生间逢阴雨天就会渗水。雨过天晴之后，我请来修房顶的匠人把漏雨处维修好，可卫生间墙壁上的几块瓷砖因潮湿坏掉了，一块块地脱落。老婆数次催促我把那几块坏掉的瓷砖换了，我满口答应，却迟迟未动。后来老婆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一气之下当着我的面举起了锤子，把那几块瓷砖砸了个稀巴烂……结果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得出，卫生间很快焕然一新。

在日本，有一家企业制定了这样一条规章制度：工厂里的技术人员不分级别高低，每年至少要提出一项改进技术或设备的建议，哪怕只是改变一个螺丝钉的形状或者更换某个通风口的位置，否则就会面临被“炒鱿鱼”的厄运。如此一来，技术人员的“鞋子”全被抛过了围墙，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。

薄瓜瓜，一名年仅21岁的中国留学生，他想参加牛津大学里据说难度最大的考试。不少朋友都劝阻他，尤其是对牛津有所了解的当地人，他们认为薄瓜瓜考牛津没问题，但选PPE（政、经、哲）专业就是自找麻烦了。薄瓜瓜想：放弃本身就是失败，这样的挑战更有意思。在填报大学五个专业志愿时，薄瓜瓜只报了牛津PPE这一个志愿，这其实是他把自己的“鞋子”先抛进牛津PPE专业的围墙里了。他决定“背水一战”。薄瓜瓜成功了，还意外地获得了“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”。他靠自己多年不懈的努力，终于在西方主流社会为中国人博得一片响亮的掌声。

是的，当你的去路被一条极难翻越的屏障阻挡时，不妨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鞋子抛过去，如此一来，你就不得不费尽心思去翻越那道屏障了。这样自断后路，是非要有股子傻劲儿不可的。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，不妨想想“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”的道理。“把鞋子抛过围墙去”——当你找到鞋子的时候，就能摸到成功的门槛了。

夕花朝拾>>>



年少的时候，迷上了诗歌。时至今日，似乎仍有一双纤纤素手在轻轻抚摸我不羁的乱发，或时常感觉到一双青筋毕露的大手在拍击我尚未成熟的胸膛。

阅古心绪>>>



也有几个皇帝才华横溢，情致高雅，如画家宋徽宗、词人李后主，然而，他们也都亡了国。看来，不论是玩风雅艺术的，还是玩泥巴的，都不适合当皇帝。

异域见闻>>>



如果我买了香槟回家立刻想喝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超市里有“冰酒区”（Chilled Wines），买回家可立刻享用。这就是奢华。

# 少年为诗狂

□高延平

年少的时候，我迷上了诗歌。那时候，每每捧起诗集，似懂非懂中便被那些或灵动或激昂的文字所吸引。风格不同的诗歌，会在脑海里留下截然不同的印象，时至今日，似乎仍有一双纤纤素手在轻轻抚摸我不羁的乱发，或时常感觉到一双青筋毕露的大手在拍击我尚未成熟的胸膛。

当年，文学作品匮乏得可怜，手头来之不易的几册读本，多是大孩子从封闭的“借阅览室”穿墙爬窗“顺”来的，几经周折，到我手里的，常常是没有故事情节的诗集。不知为何，我对这些来之不易的诗集却充满了感情，它们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，在我心中扎下根，于清风明月中发芽了。

当学生时，我喜欢静地在课堂上读“课外书”，唐诗宋词、中外新诗皆入眼，任凭教室里风云变幻，我自陶醉于一隅，长此以往，理科成绩一塌糊涂，以至于考高中时的数学成绩仅为1分……

入伍后，我常常是一头汗水下了训练场，肩膀靠着钢枪，就捧起书本入了迷……曾有一段时间在位于松嫩平原的某劳教农场服役。难忘这段经历，也是缘于诗歌的独特魅力。电影《老兵新传》里有这样一首插曲：“北大荒呀真荒凉，又有兔子又有狼，就是没有，没有那个大姑娘！”

好生动的句子啊！少年那平静的心湖，犹如被一颗突如其来石子击起了涟漪，懵懵懂懂中，对遥远神秘的北国充满了期盼，充满了

渴望。没想到，当兵入伍让我实现了愿望。

艾青老人说“劳动者是文化的创造者”，口语相传的句子，最有生命力！虽然这首插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诗歌，但是其内在的丰富涵义，却包涵了民间诗歌应有的广泛性和生命力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，几十年后，这首狂野而直白、类似民歌的插曲，仍在我们这一代人心底占据着重要位置——一首诗歌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。

记得入伍初期，每月的津贴不过十元钱，小到针头线脑牙膏洗衣粉，大到皮鞋收音机等物品，都需要从这微薄的津贴里“算”出来。

但是，在一个寒意乍起的深秋，一天中午，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：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学院在全国范围内招生（除港澳台地区），免考，每年的学费统一为20元，其中有一条专门针对义务兵的优惠政策——现役军人每年学费15元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认真地填写了个人资料，附上一段自认为发自肺腑的留言，连同汇款单出去。

不久，我收到了入学通知书，通知书上还注明了叶树人先生是我的辅导老师，我的学号为005972。1984年12月21日，学院发来另一封信函，通知我辅导老师变更为黄兆琦先生。自此，诗歌与我的不解之缘，从年少时的痴狂到青年时的不舍，再到中年时的执著，是注定要牵手一辈子了。

# 皇帝的无厘头

□罗郎

南朝皇帝萧宝卷喜欢做些小买卖，他在皇宫里建了一个集市，让宫女、太监们扮作小贩和来来往往的客人，而他自己则当一名小小的抄写员，有时也坐在肉铺里切肉，工作稍有失误，担任市场主管的潘贵妃就下令杖责。当然了，不是用实心棍杖打，有点像搞街头行为艺术。潘贵妃坐轿巡视的时候，他就伺候在旁边，像个忠心的奴才。他经常去岳父家吃饭，表现得非常勤快，一会儿去井里打水，一会儿又挽起衣袖为厨子打下手……

历史上曾“下海”做生意的皇帝还有几个，比如宋少帝刘义符、汉灵帝刘宏。刘宏有一天在西园玩狗，突然心血来潮，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、披上绶带，赶着它们满园走，自己则哈哈大笑。更有趣的是他富有天下，却一天到晚想着积攒私房钱。

宋废帝刘子业也很“无厘头”，他对叔叔刘彧看不顺眼，竟扒光他的衣服，然后把他扔到猪圈里，让他拱着嘴吃木槽里的猪食，以此取乐。他命人重画先人的像，画好之后，他歪着头看了半天，突然指着世祖刘骏的像说：“他本是一个酒糟鼻，画上怎么不见红呢？”他马上叫来画工，把刘骏的鼻子涂成草莓一样，还他历史的真实。

南朝的另一个皇帝萧昭业嗜好奇怪异服，常在宫内穿五彩锦绣衣裳，醉酒后则脱得赤条条。他又命人高价买来公鸡斗耍。皇宫里玩厌了，他便与侍从们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，混在闹市里东游西荡，甚至溜到父亲的墓道里去，像小孩子一样扔稀泥巴，比赛谁跳得高。

齐后主高纬玩得更下贱和荒唐，他在皇家园林内开设了一个贫儿村，自己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手持乞钵到处讨饭。接着他又下令仿造西部边境的一些城池，派人身穿黑色衣服摹仿北周士兵来进攻，他则亲自披挂上阵，带了一帮太监护城，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……

我们平头百姓也有百无聊赖的时候，摸摸麻将，打打拖拉机，种种菜除除草，泡一下聊天室，并非不正常，但皇帝不能这样做啊，他必须每天正襟危坐，表情肃穆，批阅奏折，接见朝臣，日理万机，这才符合身份。

以上都是《资治通鉴》里所记载的，那几个皇帝几乎都中了“玩物丧志”这句老话，不是亡国，就是横死。

也有几个皇帝才华横溢，情致高雅，如画家宋徽宗、词人李后主，然而，他们也都亡了国。看来，不论是玩风雅艺术的，还是玩泥巴的，都不适合当皇帝。

# 超级市场里的贵族

□长河

农贸市场比超级市场有人情味，但我仍然喜欢逛超市。每次出国，上飞机前最后一小时一定要逛逛当地的超市。面对各式各样的新产品，总让我感叹：原来舒适不需要花大钱。

在美国超市，任何一种产品，几乎都有100种不同的选择，满足任何小众的需求。想吃冰淇淋，胃又不能吸收乳制品，怎么办？在美国的超市，你买得到用来或黄豆做的冰淇淋。

大家常以为享受品位要超级有钱，我发现享受品位只要有超级市场就可以了。

品位既然重在细节，所以主食有丰富的选择不稀奇，配料丰富才是品位的表现。以搭配沙拉、肉类和披萨的橄榄为例，美国超市中有“橄榄吧”，出售100种不同的橄榄，旁边还有消毒液让你清洁手部，光站在旁边闻味道，就已经陶醉了。

但真要喝醉，得有好酒。酒是配料中的明星，任何超市都有一整排常温的红酒和白酒。如果我买了香槟回家立刻想喝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超市里有“冰酒区”（Chilled Wines），买回家可立刻享用。这就是奢华，不在于价格的高低，而在于贴心的程度。

贵族跟凡人一样，一天也只吃三餐，一天最多吃两个蛋。贵族的特点，是他不必去处理繁琐小事，如买冰块来冰酒。“冰酒区”让你我都成为贵族，不必有上亿身家，也能享受方便生活。

贵族每餐都能吃到佣人帮他洗好切好的青菜，好的超市提供相同的服务。美国很多超市或杂货店都有沙拉吧，菜色很多，秤重计价。菜不但是良品，而且良心。比如鸡蛋旁边还特别注明：“生产这些蛋的鸡，不是关在笼子里的。”